

美国司法部长称米勒调查未发现总统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勾结”

“通俄门”关闭，特朗普躲过一劫？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松

3月24日，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向国会致信，称特别检察官米勒就“通俄门”所做的报告认为，没有证据显示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与俄罗斯“勾结”。

这一消息被认为是对特朗普的“重大利好”，不过米勒报告并没有就特朗普是否涉嫌妨碍司法问题做出结论。而司法部结论是关于总统妨碍司法的指控“证据不足”。

报告也没有认定总统清白

巴尔24日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司法委员会分别致信，就米勒的“通俄门”调查报告提交原则结论，以及他本人的“初步评估”。巴尔称，米勒在调查过程中已经起诉一批犯罪嫌疑，并且将一些事项另案处理，但在最终报告中没有起诉其他人，也没有未公之于众的秘密起诉。在俄罗斯介入2016年美国大选问题上，巴尔称，米勒报告认为俄罗斯的确介入了大选，并已经起诉了相关俄罗斯人，但报告同时认为，没有证据显示特朗普竞选阵营“阴谋或俄罗斯协助以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

米勒报告认为，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主要有两起事件。一起由俄罗斯一家名为“互联网研究”的机构发起，该机构通过社交媒体传播虚假信息，制造社会混乱，以干扰预选的目的。在这起事件中，米勒团队没有发现任何美国人介入其中。另一起则是俄罗斯政府主导的黑客行动，该行动成功入侵克里姆林宫及民主党总部的电脑及电子邮箱，获取电子邮件等。基于这些行为，米勒团队起诉了多位俄罗斯军方涉事官员，不过尽管有证据显示俄罗斯政府及中间人曾向特朗普团队提出合作建议，但调查没有发现特朗普阵营的任何人参与这起行动。

在特朗普涉嫌妨碍司法问题上，巴尔称，米勒报告没有给出任何结论，也没有起诉特朗普，因此他作为司法部长，有责任就特朗普是否干预司法做出结论。巴尔称，他和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在阅读报告后与司法部相关官员进行讨论，以及研读联邦起诉规则后，得出“米勒报告证据不足以支持特朗普构成干预司法罪行的结论。不过巴尔指出，虽然这份报告没有得出总统犯罪的结论，但它也没有认定他是清白的。

如释重负的特普24日连续在社交平台上发表评论。24日上午，特朗普发推称“早上好，祝大家有很棒的



得知“通俄门”调查结果后，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心情显得很不错。

视觉中国

一天！”“让美国再度伟大！”而巴尔致信后，特朗普难掩激动地发推称：“没有勾结，没有妨碍（司法），完全、彻底的无罪，让美国再度伟大！”

24日下午，特朗普在佛罗里达机场返回华盛顿之前对记者说：“经过漫长的调查，很多人被伤害，而另一方（指民主党阵营）被忽视，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情’，现在终于宣布（我）没有与俄罗斯勾结。”他怒斥整个“通俄门”调查，称“让我们国家经历这件事是耻辱，老实讲，让你的总统被迫经历这件事是耻辱”。特朗普再度要求检方调查民主党“通俄”。

民主党要求公布调查全文

国会民主党人立即对巴尔提出质疑，称巴尔上任前发文质疑米勒调查，因此有预设立场。民主党籍众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发表声明，称巴尔的信“在回答问题的同时引发很多问题”，“根据巴尔反对米勒调查的公共记录，他在解读米勒报告问题上并不是中立的观察者，也没有资格做出判断”。两人要求将米勒报告的全部内容立即向美国民众公布，“美国人民有权知情”。民主党籍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称，他打算让巴尔到该委员会作证，“司法部长长的言论表明国会必须介入，以得到所有真相并提高透明度”。

不过巴尔称，米勒的报告似乎包含了法律禁止公布的材料。他将与米勒合作，确定哪些材料可能是大陪审团禁止公布的材料，以及哪些材料公布后可能危及正在进行的调查。

而国会共和人则称，米勒报告公布后，民主党人应在国会放弃当前的“通俄门”调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林赛·格雷厄姆在声明中表示，“没有勾结和妨碍司法”“飘在特朗普总统头上的乌云被这份报告吹走了”。声明呼吁民主党人“向前看，治理好国家，准备好在2020年大选前与俄罗斯作战”。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的顾问们周日开始制订计划，计划反戈一击，将米勒调查结果作为2020年大选中攻击民主党人的靶子，把长期以来被白官视为负担的这项调查变成特朗普的政治优势。报道援引白宫一位助手的话称，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听取了关于巴尔报告的内容简报，看了电视，并打电话与朋友们沟通。

特朗普竞选团队还开始利用米勒的调查结果筹款。特朗普竞选活动经理帕斯卡尔向支持者发送了一段名为“共谋骗局”的视频，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米勒的报告让民主党人“精心编制的谎言和欺骗之网”无所遁形。

CNN评论称，米勒报告使得特朗普

赢得了关键一战，并向其提供了“有力的全新政治武器”，以反击民主党人及“反特”媒体，从而使其总统生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特朗普团队仍面临多项指控

不过特朗普团队仍然面临多项刑事指控。曼哈顿检察官目前正在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2016年大选期间向数位艳星支付封口费的案件。此前，特朗普的私人律师科恩已承认违反竞选财务等法律，并被判入狱三年。而特朗普家族企业高层也卷入这起案件。曼哈顿检察官还在调查特朗普就委员会。今年2月，该委员会收到法庭传票，要求递交外国捐款人情况。2017年初，特朗普的就职典礼筹得超过1亿美元的经费。

纽约检方还考虑起诉特朗普家族下属基金会，理由是其在斥资影响2016年总统大选。此外，由特朗普2020年竞选团队、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等组成的“特朗普成功委员会”也被检方调查，包括是否收受了至少10万美元外国政治捐款。民主党人控制的国会众议院情报、外交及监督委员会也在调查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见及电话交谈记录。

(本报华盛顿3月25日专电)

朝人员部分返回韩朝联络事务所

据新华社首尔3月25日电（记者陆睿）韩国统一部25日说，当天上午，此前宣布撤离韩朝共同联络事务所的部分朝方工作人员已经返回该事务所正常工作。

据统一部向媒体发布的材料，韩朝共同联络事务所将正常运营，韩朝双方联络代表当天就此举行了磋商。韩国统一部说，朝方在磋商中表示，要遵循南北签署的共同宣言开展好共同联络事务所的工作，朝方的这一意愿没有改变。

统一部评价说，这表明韩朝共同联络事务所今后将继续履行其原来的职能。对于上上周朝方突然宣布撤离的原因，统一部表示朝方没有给出明确说明，将在以后予以确认。

22日，韩方接到朝鲜方面的通报说，朝方决定根据“上级指示”撤离位于开城的韩朝共同联络事务所。韩方对此感到遗憾，并希望朝方能早日返回，按照韩朝间达成的协议正常运营好该事务所。

内塔尼亚胡访美为大选“助攻”

特朗普宣布将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主权”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日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访美，谋求深化两国关系的同时为他议会选举竞选造势。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会晤内塔尼亚胡时，宣布将正式承认以方对戈兰高地的“主权”。

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实施控制和管辖，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这一区域是以色列领土。

特朗普就任后调整美国中东政策，与以色列关系迅速走近。美国先前认定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把驻以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路透社分析，上述三项举措均符合内塔尼亚胡心愿。他从特拉维夫启程赴美前告诉媒体记者：“我们从来没有在以

色列总理和美国总统之间建立过这样的联系。”他说，他将与特朗普讨论美方就戈兰高地的“历史性宣言”和“持续施压伊朗”。

以色列定于4月9日举行议会选举。多家媒体分析，特朗普就戈兰高地的言论是为内塔尼亚胡竞选连任送上“大礼”。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内塔尼亚胡一直把他与特朗普的个人关系作为竞选“卖点”。特朗普微笑着与内塔尼亚胡握手，他的竞选视频强调特朗普称赞以色列总理“强大”，是“赢家”。

不过，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受涉腐丑闻拖累的内塔尼亚胡与主要竞争对手“蓝与白”联盟领导人之一、前国防军总参谋长本尼·甘茨的支持率不相上下。

俄罗斯两架军机飞抵委内瑞拉

俄称履行协议没有“神秘之处”；分析认为时机很敏感

俄罗斯空军两架大型飞机搭载人员和装备，23日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中一架运输机次日启程回国。

委内瑞拉今年以来陷入政治危机，俄罗斯反对军事干预，支持尼古拉斯·马杜罗政府与反对派对话。不过，俄罗斯外交官说，俄军最新举动旨在履行俄方先前与这个南美洲国家签署的军事技术协议，没有“神秘之处”。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为履行两国军事协议，两架俄罗斯军机23日抵达加拉加斯郊外的尼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俄方官兵大约100人，由俄

军总参谋部动员局局长通科什库罗夫率领。俄方飞机同时搭载35吨装备。

这是俄罗斯不到4个月内第二次向委内瑞拉派出军机。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委内瑞拉官员24日告诉美联社记者，俄军飞机抵达加拉加斯是双方正在落实的军事合作一部分。

只是，俄军飞机这次抵达，时机敏感。美俄代表本月18日至19日在意大利会面，磋商委内瑞拉危机。与会的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说，俄方警告美方不要武力介入委内瑞拉。

王逸君（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18至24岁的年轻人中有四成存在移民倾向，而他们大多支持普京

“铁粉”缘何想着离开俄罗斯

地球村即景

■本报记者 刘畅

近日，俄罗斯著名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公布的一组“颇为矛盾”的数据，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数据显示，在18至24岁的俄罗斯年轻人中，有41%存在永久移民的倾向。也正是这群人，比他们的父辈更支持普京，他们中有86%在2018年的大选中将票投给了普京，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一方面作为普京的“铁杆粉丝”，是国家稳定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却想着离开俄罗斯，这或许说明俄罗斯年轻人正面临着“自我撕裂”的矛盾状态。

“95后”是普京最大的“粉丝”

“俄罗斯的灵魂需要什么？需要强大的政治家。”20岁的莫斯科女大学生叶卡捷琳娜·马梅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当得知普京成功开启第四任期的时候，我和同伴们高声喊着‘俄罗斯！万岁！’。我不知道别人领导俄罗斯会是什么样，但是有他在，一切都好。”

《华盛顿邮报》称，和西方幻想的不同，这群年龄在18至24岁、大多还是学生的俄罗斯年轻人并非普京的反对者，相反看法非常正面。由于基本出生于2000年左右，对普京执政以前的俄罗斯几乎没有记忆，这群人被称为“普京一代”。

2017年，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开展一项针对逾6000名俄大学生的调查。其中，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比父母拥有更多机会；绝大多数人同时表示，他们担心不确定的未来和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组织调查的负责人瓦莱里娅·卡萨马拉称，这就是“普京一代”的思想现状：“过去很糟糕，未来或许也会变糟，现在就很好。”

对此，记者采访了1992年出生、来自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鲍立诚（中文名）。在鲍立诚看来，“普京一代”之所以成为普京最大的“粉丝”团体，是因为他们还在大学象牙塔里优越游戏，并未切实面临现实生活的压力，其中有些人刚刚成年获得选举权，要用人生的第一张选票为“偶像”站台。

鲍立诚坦言，自己不是“普京一代”，也非普京的坚定支持者，“我的童年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度过的，我知道普京对于俄罗斯的意义，也深受他的影响”。和普京一样，鲍立诚爱好柔道，非常具有男子气概，“但是20年过去了，日子并没有好过到哪里去，我不知道该给谁投票，除了普京，没人可选，但是给他投票，又不甘心”。从上海的一所高校研究生毕业

后，鲍立诚决定留下来从事中俄贸易相关的工作。“不太愿意回到俄罗斯，那里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起色。”鲍立诚颇为遗憾地说。

像鲍立诚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最终选择离开俄罗斯。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早前发布消息称，自普京总统第三任期开始，俄罗斯青年移民人数逐年大幅增加。据《世界政策》杂志披露，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的一个月里，就有超过2万名俄罗斯人选择移民，其中大多数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普京一代”。

人才流失应归咎于谁？

2月20日，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乔治·格奥尔基耶夫在《寻觅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疾呼，俄罗斯人才流失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希望政府出台措施，限制年轻人自由移民，以降低国家的人才流失。

专注于俄罗斯选举研究的专家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丘克在网络杂志Riddle上刊文批评称，选择离开的青年精英中，很多就是普京最忠实的“粉丝”，“这听上去非常讽刺，他们一面说现在的国家很好，一面选择离开。”安德烈丘克表示，这群年轻人对国家既无历史感又缺乏现实感，他们看上去是“空心”的，他们对普京有着偶像般的热情，却缺乏坚定的政治信仰。同时由于身处社交媒体兴盛的时代，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只要出生在还算优渥的中产家庭，出国读书继而移民并非难事。“他们会怀着对俄罗斯的爱，一走了之。”安德烈丘克说。

客观来讲，这种现象不能完全归咎于“普京一代”，低收入人才是造成人才外流的重要原因之一。自从西方国家乌克兰危机加大对俄制裁后，俄罗斯社会经济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统计显示，2018年是俄近15年来居民收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居民平均月收入只有42800卢布（约合人民币4300元），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在有所增加的前提下才达到平均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5000元）。格奥尔基耶夫呼吁，切实提高青年精英的收入，因为他们能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不过莫斯科卡耐基中心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不无遗憾地称，在俄罗斯永远“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这些缺乏坚定政治信仰的年轻人，在出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后，其中一部分人转变成反对派，让他们回来麻烦会更大。”加布耶夫说，“但是他们也是俄罗斯未来的希望，不能让希望永远留在国外。”

“胜利门”持续发酵，“韩流”变寒流

专家视点

■李国峰（韩国）

连日来，“胜利门”轰动韩国社会，不断在韩国社会及娱乐圈引发余震。韩国总统文在寅近日在听取有关胜利夜店事件以及张紫妍自杀事件的报告后下达指示，要求警方和检方高层“赌上命运彻查真相”。

所谓“胜利门”，是指韩国偶像男团BigBang成员李胜利经营的夜店牵涉暴力伤人事件。随后，媒体曝光该夜店长久以来存在暴力伤人、非法赌博、吸毒、行贿、卖淫、偷拍及散播淫秽影片等非法行为。李胜利宣布退出BigBang后，该丑闻依旧持续发酵，除了牵出艺人都俊英涉嫌偷拍及散播大量不雅视频案外，还挖掘出更多警方与演艺圈相互勾结的黑幕。

据《韩国经济》报道，“胜利门”给韩国演艺圈造成的“核弹”级冲击波，已让多家韩国上市娱乐公司受波及，市值蒸发掉近6000亿韩元（1000韩元约为6元人民币），让入股这些娱乐公司的韩国社保基金也损失高达332亿韩元。

韩国娱乐业为何会爆出“胜利门”，这是“韩流”（K-pop）开始没落的标志吗？为此，首先需要关注“韩流”本身。“韩流”的产生要追溯到1984年在美国成立的、由5名年轻男歌手组成的“新街边男孩”组合。在上世纪90年代末韩国演出时，“新街边男孩”在韩国少女中拥有超高人气，给她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事实上，在他们的演出现场，甚至还发生了挤压致死事件。与此同时，“新街边男孩”也给韩国娱乐界带来重要启发：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组合？

“新街边男孩”给韩国娱乐业带来了三点启示。首先，在语言方面，即使不用韩语，也可以用“舞蹈语言”来传达无感性质；其次，可以通过“组合”来活动，以女性粉丝为目标时，用男子组合，以男性粉丝为目标时，用女子组合；最后，把“性”商品化



韩国艺人李胜利从首尔警察厅出来后接受采访，神情有些恍惚。

视觉中国

因此，“韩流”最后不是发展成“听唱”歌曲，而是“视唱”歌曲。韩国娱乐业的魅力或者竞争力也更集中于歌手组合的跳舞和外貌，而非唱歌本身。

在韩国，第一个把该构想用于实践的是男子三人组跳舞组合“徐太志和孩子们”（Seo Taiji & Boys）。1992年，该组合第一次出现在电视节目上时，当时评委们对他们的歌曲《我明白》评价非常苛刻：“不知道这是什么歌！”原以为“徐太志和孩子们”不会成功，但和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获得了巨大成功。该组合成员中有一人叫梁铉赫，他在组合隐退后，创建了包括BigBang在内的“YG娱乐”。

“YG娱乐”等韩国娱乐公司，把

街道上外貌出众的孩子们变成他们公司的练习生，专门训练舞蹈、唱歌和演技，等到时机成熟时发布专辑唱片，让他们在电视上演出，把他们变成具有商品价值的“偶像”。与BigBang成员李胜利一样，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立身扬名，一下子获得财富和名声，现在又受到公共权力的保护，成为韩国社会的又一新特权阶层。

在韩国，艺人虽然没有担任公职，但由于对公众的影响力极大，所以可以自然而然地接近公共权力。问题是，作为大众偶像，他们一下子拥有财富和名声后，对韩国娱乐业的“性”商品化变得日渐深入熟悉，并把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当作娱乐对象和交易手段，尤其是女性。因

此，无论是“胜利门”，还是张紫妍自杀事件，都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

“胜利门”的副作用不仅仅是某一个明星的没落，它给韩国娱乐业乃至韩国国家形象都带来巨大冲击。此外，支撑“韩流”的社会文化应该变得成熟，不能只停留在外貌水平。韩国娱乐业也只有不断反省和提高内在素养，才能真正成长为文化产业，成为韩国的文化软实力。

“胜利门”表明，韩国娱乐业已到了非常关键时刻——自此开始没落，还是能破茧重生，达到质的飞跃？我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韩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